

秘

論
戰
爭



論
戰
爭

前衛出版社

1
5
·
2
·
1
9
4
0
·

目錄

紀念諾爾曼·白求恩博士	李發才(二)
悼念白求恩大夫	黃薇(七)
爲完成中華民國眞統一而奮鬥	洛夫(一一)
論鞏固革命的組織	新華(一八)
實行憲政保障抗戰建國必勝必成	羣衆(二三)
新四軍在抗戰烽火中成長着	張鼎丞(三一)
蘇維埃國家粉碎武裝干涉的經驗教訓	梓年(四〇)
二十年來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對照	許濤新(四五)
二十年來英勇奮鬥的法國共產黨	朱世綸(五六)
法國反動勢力進攻共產黨	法國·A馬爾蒂作 酈亮譯(六四)
論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	明文教授作 戈寶權譯(七五)
馬克思論戰爭	許濤新(九四)
怎樣研究辯證法唯物論	艾思奇(一〇二)
理解資本論所必需底預備知識	丁·亞爾帕里作 許濤新譯(一二二)
思想在社會中的作用	姆·葉果洛夫作 吳敏譯(一二八)
社會主義的原則與一九一四年的戰爭	列寧作 徐冰譯(一三八)

紀念白求恩博士

紀念諾爾曼·白求恩博士

李發才

白求恩博士死了，八路軍和全中國的這位親愛的加拿大的朋友，已經追隨八路軍和全中國那無數爲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之生存而犧牲了的先烈們到一起去了，爲了救濟別人，他戰鬥了一生，如今在救濟別人的戰鬥中，他自己死去了。

朱彭總副司令電慰白求恩家屬

加美援華委員會轉

白求恩大夫家屬：

加拿大共產黨之優秀代表白求恩大夫，爲維護正義和平，爲援助中國人民之解放事業，不辭艱辛遠道來華，曾在敵軍服務兩年，於茲功績卓著，深得全軍愛慕。乃不幸於治療傷員施行手術時，割傷手部，以致中毒，於本年十一月十三日於晉察冀邊區逝世。敵軍將士，聞此噩耗，莫不深爲哀痛。蓋此不僅我國抗戰之一大損失，亦世界人類解放事業之一大損失也。除通令全軍舉行壯烈的哀悼外，謹電馳陳，藉申慰問。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副司令朱德彭德懷叩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在替別人施行手術時不幸受了傷之後，又受到致命的傳染，雖然費盡了各種方法，他終於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離我們而長逝了，他本來打算在十一月間離開中國到美國去爲八路軍作戰地區進行講演及募捐，在離開之

正在清理着他的工作；他感覺到華北部隊中的傷員病員之需要外間幫助是太迫切了，他要盡一切力量來，他們解決這方面的需要。

白求恩博士生在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裏，做了三十五年以上的藥療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經服務於戰場，回到加拿大去之後一方面行醫一方面從事於研究工作，後來擔任了加拿大空軍軍醫隊的隊長，同時在這些年裏依然繼續研究工作，在肺部外科工作中成了唯一無二的先驅，他自己患着肺病，他對肺部治療的外科手術發生濃厚的興趣，在肺部手術的實施上，成了第一等的專家，他大大的改進了這方面的技術，發明了許多種的手術用具，遇有肺部生癰成腫潰的時候能够把整個的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地也可以救治許許多多的生命，他成了一個世界聞名的專家，曾被幾個世界上最大的醫科大學聘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他被邀請加入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會做會員——這是一個外科專家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

所有的這些工作和成就都不能夠滿足他內心裏的要求，他總在追尋更能使他自己服務於那真正需要他的人們——勞苦大眾——的道路，他知道他的心應該放在那一邊，他在不斷地向他的目的努力奮鬥，但是他所選的道路並不一定是清楚的，經過了幾年的痛苦摸索之後，他終於在工人階級先鋒的組織裏滿足了自己的期望，他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成爲一個非常積極的黨員。

西班牙戰爭爆發以後，他隨同加拿大志願軍到西班牙去，領導一個醫藥隊的工作，服務了一年多，創辦、組織、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在這一方面還完全是創舉，到後來在他領導之下整個西班牙政府軍裏都建立了分所，在他這一件工作上得助於蘇聯已實行了的「管封血液」法——把新鮮血封裝在管子裏，攜帶便利臨時可用——之處頗爲不少，在他早年的戰爭經驗裏對於輸血法便發生很大興趣，後來在這

方向成了世界上的高等專家，大大的幫助了對於傷兵的治療，救活了不計其數的生命。

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爲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這期間，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託帶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

兩年之前他到中國來在八路軍裏工作，他不僅隨身帶來了大批的藥品，愛克斯光等等東西，而且他自己一身就兼具了高度的政治覺悟，高妙的醫療技術，和真正的組織能力，這從他兩年來做了的驚人的工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所有認識他的人或是跟他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可以證明他在各方面進行了難以數計的工作。

在醫療工作方面，他工作的記錄是非常令人吃驚的，他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時候甚至在一天之內替十個以至十五個人施行手術，在一個月之內他平均要替一百三十個人施行手術，而在去年一年之內經過他施行手術的要超過一千以上，這裏是他在四月到八月一日四個月間的一個典型的工作記錄：施行手術三十五人，走路一五〇四里，建立了十三個不同的醫療站，和救護站，組織了兩個手術治療隊，爲了醫士和看護的深造主講了兩種課程，在這一期間，他個人還親自領導一個手術治療隊在前方工作，離開火綫從來不曾超過八里路，他的絕大部分的治療工作是在這樣靠近火綫的地方執行的，他救治了許多內臟被穿通了的傷員，有幾個還是腦部受傷在傷後三四個鐘頭之內施行手術的，有一次他在砲火之下施行手術，砲彈就直落在臨時手術室的對面，在戰鬥結束後四十九個鐘頭之內，他一氣割治了七十一個傷兵。

爲要對失血過多的傷員施行手術，首先必須補償他所失去血量才有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上白求恩博士運用他在西班牙醫療工作經驗用輸血的方法來解決了，可是這兒沒有蘇聯的「管對血液」是要從健康的人

直接取出，再注射到傷員的身上去，因此他積極發動組織一個健康人們輸血隊專供失血過多的傷員補償血液，在起初沒有人願意因為半封建的社會的中國人民對血液是看得很寶貴的，抽去血液恐怕危害着自己的生命，事實上是不會的，於是白求恩博士以至大無畏的犧牲精神高度的國際同情心，以身作則，取出自己二百西西的血液為一個傷員注射了，結果這傷員得了這位國際友人的血液的補償而得救了，這種偉大的後性精神不僅感動了全軍醫務人員，而且感動醫院所在地的人民，使得全院醫務人員與當地人民起了崇高的敬仰，首先是鄉長以自動報名加入輸血隊，影響到全村的人民，於是很迅速的醫院醫務人員與羣衆組織了一個輸血隊，特別是一位王醫生與一位董翻譯一次各抽血三百西西而且還繼續日夜不停的工作三十六個鐘頭。在白求恩博士領導的這樣工作風下，許多失血過多，傷勢垂危的戰士得救了，他們的血管裏有國產階級代表者的血，有中國抗日人民的血重新在流着，使他們更堅決的繼續為着全中華人民解放事業，全世界人類解放事業，奔馳於各戰場上，與敵週旋。

就在他從事醫療工作期間，他還作了許多其他的工作。他寫了三本關於戰時救治的著作，他設計流動手術治療隊的組織，這種治療隊要緊靠火綫，以便腹部胸部和腦部中傷能够在幾個鐘頭之內施行手術。這樣的設計，世界上他算是第一個人。他組織了一個模範實習醫院，主持了八路軍第一個醫務訓練班。他又是「國際和平醫院」的院長，該院的高度技術水準，和驚人的成績，在八路軍裏獲得了極高的聲譽，這都不能不歸功於他的主持，他的口號是：「我們要到受傷的人那裏去，不要等受傷的人來找我們。」這個口號他是百分之百的執行了的。

事實上他對傷員的愛護體貼是無微不至的，當傷員入院後，被置在床上的時候，總要問問病人舒服不

舒服，不舒服。一定要護士們使他舒服，有時自己動手，對創傷的治療行手術，他真具備有外科家獅子一般的心腸，雞眼一般的明細確斷，美女手指一般的輕巧技術，經過他治療的創傷癒後總是優良的。

他這種對傷員愛護備至的精神與高明技術深入到每一個受傷的心裏裏，由受傷而全愈歸隊的戰士的傳播又深入每個作戰的戰士，因而提高了作戰的情緒。戰士們在戰場上時常用這樣的話互相鼓勵「同志們，勇敢衝鋒，消滅敵人，負了傷不要緊，我們有白大夫」。受傷後有因疼者而失眠的戰士，亦問「白大夫在不在這裏」如果護士答說「在」，他就熟睡了，戰士們受傷後是把白大夫當做他們慈愛的母親一樣離不開他。

這僅不過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此外他還寫了不少的東西，在美國和加拿大，他發表了不少的文章和幾篇有高度文學價值的短篇小說。

我們所講的還只是我們所知道的他底事跡和極小的一部，但是事實上却還有很多。他從來不好講到自己的成就，他是一個非常虛心、埋頭苦幹、能力堅強、犧牲自我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這乃是他最看得起，而且由於他一生的工作真正稱得起的稱號。

中國共產黨，全體八路軍，全中國人民，幾千經過他醫治的受傷戰士，和所有同他一道工作過的人們，爲了這一位英勇的工作者，這一位真正布爾什維克之逝去，爲了這一個不可彌補的巨大的損失而沉痛哀悼，他的榜樣將是所有共產黨員，所有醫藥工作者的不朽的傳統，他今天雖然死去，他將永遠活在所有愛自由的人們的心裏，在八路軍前後方，舉行了無數次的追悼會，因他之死而使大家深深感到沉痛，在在都告訴我們，他一生做了的許多工作並不是白費的，而且他們是已經下定決心爲了把日本帝國主義，使他致死的間接原因——趕出中國去！因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彌補這一個巨大的損失。

悼念白求恩大夫

黃薇

這意外的噩耗，使我感到無限的悲痛！想到我前方千千萬萬的抗戰將士，從此失掉一個忠實的朋友，使我壓不住心頭的跳動，哀悼的情緒！一個健壯、熱烈、誠摯、偉大的影子，在我的腦海裏浮現着；過去的回憶，一幕幕地在我

延安各界追悼大會慰問白求恩家屬電

加美援華委員會轉

白求恩大夫家屬：

加拿大人民之優秀代表，加拿大共產黨之優秀的黨員白求恩大夫，遠道來華，助我抗戰，其為中華民族與世界人類之解放事業而奮鬥的國際主義精神，深為敝國人民之欽仰與贊慕。白大夫自參加八路軍的醫療工作以來，成績卓著，全軍感奮。乃不幸於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因施行手術，致中毒殞命於晉冀察邊區，噩耗傳來，全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人士，均認為這是中華民族與全世界人民之重大損失，極表哀痛，除舉行追悼大會，并表揚勞績外，特電致慰問之意。

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會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眼前展了開來：……

那是去年九月的事。當記者一羣三十餘人，剛到山西五台的第二天，晉冀察邊區政府，軍區××部及各民衆團體，聯合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會。在宴席上，得到××司令的介紹，記者開始認識了我們這位國際朋友，

前線將士的救星白求恩大夫。高大的個子，穿着一套灰布的軍服，格外顯得他的健壯與剛強。雖然已經四十多歲了，然而他有着廿多歲的青年的積極愉快的精神，和藹可親的態度，他對於記者從海外回到祖國深入敵人後方，非常感奮。他說他經過新加坡的時辰，曾經親眼看到那裏的中國人是怎樣熱烈地在愛護他們的祖國，援助着祖國的抗戰，但他又好像自己的兄弟姊妹一般，親切地關懷着我們僑胞在海外生活情形。他愛好中國飯菜，能够自然地使用着筷子，他努力地學習着中國的語言，熱愛着日漸壯大起來的新中國。

這位可敬愛的加拿大朋友，曾經是英國皇家醫院的名醫，手術特別高明。當西班牙戰爭爆發的時候，他由於真理與正義的驅使，放棄了一切榮華富貴，去到砲火連天的前線，救護了千千萬萬反法西斯的英勇將士，增強了他們的力量；及至盧溝橋的砲聲一響，中國全民抗戰爆發，這位富於正義感的名醫，便又攜帶了許多的藥品，器械和一顆熱烈的心，跋跡重洋，不遠萬里而來到我們這抗戰烽火瀾漫的中國，乘飛機、坐火車、汽車、騎馬、騎毛驢子還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來到這裏，中國實在太偉大了。他看到我們的前線，也看到了我們的後方，但這位真摯的國際友人，熱望着我們的後方，會有更長足的進步。在晚會上，他以興奮誠懇的語氣，讚揚我國士兵的勇敢，保證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他說：「我曾經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參加過西班牙戰爭，然而像中國軍隊這種勇敢的精神，我在世界上還未曾發現過」。他敘述着我們的負傷將士，未用麻醉劑而被取出子彈時，連一聲哀呼都不發的頑強情形，表示無上的感動；可是，他又好像慈母之對愛子一般，淒切地說：「雖然他們是那樣的勇敢、頑強，然而我們的內心却比什麼都難過，我們應該設法減少這些為國家民族而流血的將士們的痛苦才是啊！」

不到一個星期，敵人聲勢洶洶，九路來圍攻這堅強的抗日根據地了，在軍政民的團結合作，機動配合

之下，各路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後以戰略關係，記者即隨軍於大雨滂沱的一個寒夜中撤退，而白求恩大夫却早已離開我們而去執行他的神聖的任務了。

隨軍撤退後，記者即參加邊區政治部抗敵劇團出發慰勞傷兵和宣傳服務工作。在××河傷兵醫院裏，我們慰問了許多為國家民族而光榮負傷的將士，而在手術室裏，我們又重逢着了這位可敬的朋友白求恩大夫。那時，他正以他那高明的手術，誠摯的情懷，運用一把尖利的小刀，替一位昏迷狀態中的戰士，取出日本強盜罪惡結成的子彈。鮮血如潮似地奔流，把他的雙手全染紅了。刀子碰到骨頭，發出沙沙的聲音。我們忠勇的戰士，下意識地發出呻吟的聲音。我不禁熱淚盈眶，痛恨日寇的殘暴，恨不得立即拿起槍桿，跑上前線去為他們復仇！雪恨！

手術室內，除了白大夫的翻譯員董越千先生之外，就是幾位當地的老百姓。這些純樸的農民同胞，滿腔的熱忱，來幫助白大夫，可是為了語言的不通，動作太慢，來不及應付，於是董先生就索性自己動手了。這位北平的大學生，抗戰以前曾經當過縣長青年，非但沒有官老爺的架子，他那和藹、謙虛、艱苦奮鬥的精神，的確是我們青年的模範。他穿著一件護士衣，輕快地傳遞著刀、剪和一切用具，同時還忙著指揮那些可愛的農民同胞們如何消毒，如何上藥。他成為了白大夫唯一的助手，同時也是白大夫形影不離的一位好朋友。

一個抬出去了，白大夫洗一洗手，來不及休息，第二個又抬進來了。這一位傷員負傷太重，他的衣服全已變成血衣了。白大夫看見這種情形，親切地拍拍記者的肩頭說：「好孩子？你還是看吧！」

這一天，白大夫太忙了，而我們的隊伍，為了要趕路，逼得我來不及向他告辭就走了。

對於這麼一位熱情、誠摯的國際朋友，得不到一個詳談的機會，內心感覺到萬分遺憾！忽然數天之後，在第X軍分區的司令部裏，我們又相遇着了。雖然是在寒風吹襲的天氣裏，他依舊孩子似的，背着一個照相機，活潑地東奔西跑，攝取許多有意義的鏡頭。當天晚上，我們便在一盞搖曳的煤油燈下，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他坦白地敘述着他的過去，說着對於西班牙戰爭的觀感，並且幽默地計算着他從歐洲來到中國的時間和路程。對於我們的抗戰，始終是懷着必勝的信念。對於我軍的英勇作戰，敵後精誠團結的鞏固和擴大，表示萬分的佩服和興奮。談到醫藥方面，他禁不住嘆一口氣說，一切的醫藥、用品都缺乏，尤其是麻醉劑、藥酒，止痛藥，有時連醫藥棉也只好把用過的拿來消毒之後再用。他詳細地開了一張藥單給記者，並且說，這裏器械用具的缺乏尤其是嚴重的問題，遇到傷勢太重，必須把手腳鋸掉時，只好借用木匠的鋸子或屠戶的屠刀和菜刀。情狀的淒慘，令人不忍想像，並再三叮囑記者向後方人士及海外僑胞呼籲，多多捐些醫藥用具到前線去。

這一切的一切，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

然而，如今，我們這偉大的傷兵救星墮落了！這不僅僅我們中華民族的不幸，而且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類的損失！白求恩大夫爲醫治傷員而中毒，他是爲我們中華民族而光榮壯烈犧牲了，然而，無疑地，殺害他的劊子手是萬惡的魔鬼日本侵略者。爲了紀念我們偉大的傷兵救星，我們必須動員千百的醫生和護士到前線去，到敵人後方去，繼承他的遺志，完成他未竟的任務，以慰他的英靈，爲了紀念我們可敬的國際朋友，我們必須加緊團結，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來回答我們可敬愛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八夜。

爲完成中華民國的真統一而奮鬥

洛甫

我們國內的投降妥協份子以及各種各樣的民族危害份子，不但善於利用「三民主義」的招牌來反對真三民主義，而且也善於利用中華民國的「統一」的大帽子來反對中華民國的真統一。

在汪精衛過去沒有公開成爲漢奸以前，他歷來就利用「統一」的大帽子來進行反統一的陰謀。他的口號，就是「攘外必先安內」！爲了「安內」所以他挑撥內戰，使「攘外」成爲不可能，這樣來給日寇滅亡中國肅清道路。現在那個冒充國民黨「理論家」的共產主義叛徒葉青，像汪精衛一樣，又在利用「統一」的大帽子來進行反統一的陰謀。他的口號，就是「統一才能抗日」！爲了「統一」，所以他用全力進行反共，以分裂國共合作，使抗日成爲不可能，這樣來給日寇滅亡中國肅清道路。

汪精衛、葉青之流的這種「統一」，不是爲了要實現中華民國的真統一，而是要把中國「統一」於他們的日本天皇陛下。這當然也是一種「統一」，然而這并不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需要的真正統一！

我們共產黨人歷來就主張中華民國的統一，但是我們所主張的統一，同汪精衛、葉青之流所主張的那種假「統一」是完全不相同的。因爲我們所主張的統一，是建立在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政治基礎之上的統一，是中華民國的真正的統一。

無疑的，中國今天已經有了初步的統一，因爲中國今天已經有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全民族的對日抗戰。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國、共兩黨的合作，首先建立在這個民族抗戰的基礎之上。但是，同樣明顯的，中國今天還沒有完全的統一，因為中國今天的抗戰還沒有取得最後勝利，日寇還佔領着中國的廣大領土，三民主義還沒有徹底實現。因此，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的任務，就是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驅逐日寇出中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為完成中華民國的真統一而奮鬥到底！

上述的統一，是全中華民族與全國人民所擁護的真統一，也是我們共產黨人歷來所主張的統一。我們共產黨人歷來就主張，不管任何人物與黨派，任何階級與階層，只要他們真正抗日，他們就是我們的盟友，我們就同他們統一；反之，如果他們不抗日而降日，那他們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決不同他們統一。同樣，一切合乎爭取抗戰最後勝利與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最高原則的言論與行動以及各種法律制度，我們一律擁護；反之，一切違反爭取抗戰最後勝利與徹底實現三民主義最高原則的言論行動，以及各種法律制度，我們一律反對。

所以，我們共產黨人，對於「統一」問題，歷來就認為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當人們提出統一問題來的時候，我們就要問，他們所講的統一，是「什麼統一」？是「共同抗日」的統一，還是「共同防共」的統一？是「民權自由」的統一，還是「壓迫專制」的統一？是「力求進步」的統一，還是「倒行逆施」的統一？……總之是「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統一，還是「中途投降妥協，叛變三民主義」的統一？只有當我們弄清楚人們所提出的統一是何種統一時，我們才能決定我們對它那種統一取擁護與反對的態度。所以統一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只有過去的專制皇帝，以及現在的法西斯魔王，才故意把統一看做抽象的概念，其目的是為得要犯全民族與全國人民都「統一」。

他們個人的或最少數人的意志之下，使最大多數人民變爲他們的奴僕與牛馬。這種抽象的「統一」，實際上是專制皇帝與法西斯魔王的假統一，而不是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的真統一。這樣的統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現代的中國，更是不合時代，不合國情，更是不應該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全中國大多數人民反對這種假統一，我們共產黨也絕對不贊成這種假統一！

也正因爲統一具體的，是相對的，所以我們共產黨人歷來就認爲，爲了實現中國的真統一，必須同違反真統一的另一種「統一」進行必要的與嚴重的鬥爭。爲了擁護「共同抗日」的統一，我們必須同「共同防共」的統一進行鬥爭。爲了擁護「民權自由」的統一，我們必須同「壓迫專制」的統一進行鬥爭。爲了擁護「力求進步」的統一，我們必須同「倒行逆施」的統一進行鬥爭……總之，爲了擁護「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統一，必須同「中途投降妥協，叛變三民主義」的統一做鬥爭。只有在鬥爭中，拿前者去戰勝後者，克服後者，改變後者，中國的真統一，才能完全實現。反之，如果前者不能戰勝後者，不能克服後者，甚至後者壓倒前者，破壞前者，則中國的真統一不但不能實現，而且甚至有使現在的初步統一走向破裂的可能。所以，統一的實現，包含着必要的與嚴重的鬥爭，包含着戰勝、克服與改變一切反統一的東西的鬥爭。因此，統一的完全實現，是一個鬥爭的而且是勝利的過程。任何人物與黨派，任何階級與階層，必須參加鬥爭的一方面。或者幫助前者反對後者，以達到中國的真統一，或者幫助後者反對前者，以破壞中國的真統一。「中間的」與「超然的」立場是不可能的。當我們判斷任何人物與黨派、任何階級與階層是否擁護中國的真統一時，我們決不能單看他們口上所講的，我們還要看他們所做的，這就是說，我們要看究竟他們今天是爲了怎樣的統一而鬥爭着。

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為統一的問題還是一個鬥爭的問題，而不是「聽天由命」的問題。不同的人，與黨派，不同的階級與階層對於統一的各種問題，就有不同的立場，因此，他們之間的鬥爭也就不可避免。這種鬥爭，即在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鬥爭。現在為全國各地投降份子頑固份子所引起的所謂「磨擦」，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具體表現。階級鬥爭，決不能像有些庸人俗子所講的，僅僅是一個階級為了它本階級的某些局部利益而進行的鬥爭，而主要的却是這個階級為了對於當前的中心政治問題所採取的自己的階級立場而進行鬥爭。馬思、列寧說：「階級鬥爭即是政治鬥爭」，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有些上層資產階級份子，正在追隨在汪精衛、葉青之後，大造「共產黨破壞統一」的謠言，企圖把「破壞統一」的罪名加在共產黨人身上，以孤立共產黨與打擊共產黨。他們有意把「統一」變為抽象的，甚至是形而上的絕對的與神秘的觀念，企圖經過這種把戲把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統一」於他們這些「天生的特權者」的手裏，他們自以為是伊尹，是周公，是秦始皇，是諸葛亮！如果他們說要向東，全民族與全國人民就應該向東「統一」，如果他們說要向西，全民族與全國人民就應該向西「統一」。這種盲目的與無原則的服從，他們叫做「絕對的統一」。這種絕對的統一，實際上即是把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絕對統一」於他們少數人的與他們階級的統治之下。而共產黨歷來就不贊成這種盲目的與無原則的服從，不贊成這種少數人對多數人民的專制的統治，而且以後也不準備贊成。因此，這些人就大叫「共產黨破壞統一」並在「反對共產黨破壞統一」的口號之下，進行破壞真統一的「反共」鬥爭！

其實這到底是什麼「共產黨破壞統一」？為了維護「共同抗日」的統一，共產黨不能不反對破壞統一的「共同防共」。為了維護「民權自由」的統一，共產黨不能不反對破壞統一的「壓迫專制」。為了維護